



小品大观 (九)

「背包客」十日

冯并



一壁山,最窄的地方需要勾着路边的歪脖子树才能跨越。一路小心翼翼地向山攀越,一路盯着前面的绝壁,山壁挂树,石窍嶙峋,鸟声掠过,颇有芒鞋拄杖深山里的空寥感。不禁想起南北朝诗人王籍的那首五言绝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王籍说的是秋意和自己的归宿,我们则是“此地动念起,远游才开头”。我们的目标是不远处笔立的“天生桥”和桥下的河水。从“天生桥”望去,脚下是一弯水流,山有山的威风,水有水的气势,流水从天生桥下哗哗流过,巨大的河在壁立的石门里顿时变得生动起来。回头看,求路已经看不到。这山路,这水边,居然成了我和老伴的二人世界,但阳光已经落在山背后,还得抓紧时间回到入口处。事后为我们的初游告捷颇是得意,一是早起的老鸟多有地儿飞,二是老年人错峰游是好主意,孩子们喜欢人多热闹,老者在相对的淡季里寻到自己的从容感。他们未到放假时,我们正是出游时。

一头扎入苗寨田

去过“大七孔”,也就到汽车站买票上路了。汽车票很便宜,从荔波到凯里也不超过20多元,中间经过独山、都匀。这独山有名气,十四年抗战之最后一战发生在这里,最早的日军受降仪式也在此处。抗日胜利纪念馆在公路旁,想着下车去看,车不会久等,只有快快地回视,算是敬一个回首礼。都匀是个大去处,都匀毛尖也是茶中上品,但此心不在毛尖上,而在凯里附近的千户苗寨里。在凯里下车,正是午餐时间,吃过到处都有的米粉,也就沿街去看。这里曾是一座三线建设城市,南腔北调甚好闻路。路人说,你就坐“一路”吧,1元逛到底。凯里不算大,但街道整齐。在贵州,这样大的“坝子”还不多见,怪不得会被挑成幽静里带有三分喧闹的三线工业城市呢。千户苗寨就在城市南边的大山里,这里是雷公山的核心区,但交通便利,慕名而来的人一拨接着一拨。我们挑了一间高山上的木楼住了进去,为能看到夜来满寨灯火。

拼车直奔荔波去

按时登机,一路无语。飞机降落龙洞堡机场,转支线飞机时却催眠。计划得好好的,联票飞贵阳,两个小时后有直飞荔波的小飞机,是计划中的第一站,但机场广播说,那里降了大雨,航班取消。出发未捷身先羁,这如何是好。闷头一棍,方寸自乱,要么在机场住一夜明天再飞,要么打破约法三章之第三章。正懊恼间,几个年轻人从身边过,似在说荔波、说打的,我拉住其中一位小伙儿问,有去荔波的吗?回复有一七座车,单程700元,身上的现金不大够。我连忙说道,我够我够,可以一起拼车吗?他看看我们,一头黑发,一头白发,不像歹人,也就很干脆地同意。他乡虽未遇故知,却遇不期的“知音”,我们大喜过望,匆匆随他们而去。小伙说,他们是福建电视台的节目组,要到荔波采访。司机则笑着说,去荔波的车不止这一辆,还是方便的,放在我们家老竿子的时代,你们就得找马帮去了,至少要走6天。荔波山好水好,但原先路不好走,现在不必担心,一路平乎。车行小半天,我们在“小七孔”,“小七孔”下车,找到预订好的酒店,结束了有惊无险的第一段行程。我以前曾到荔波采访过,知道荔波有最惊险的漂流,还有比云南丽江“东巴文”还有故事的“水书”。第二天一早起床,便看“小七孔”,“小七孔”得名那一通七孔桥,倒也玲珑可爱,素有“小九寨”之称。荔波自然不只有“小七孔”和“大七孔”,还有我们的印象里,有一处溪水横流的林地更像是我曾经在九寨沟看到的画面,那时我想过,如果这里的海拔与九寨沟同样高,肯定也会幻出比天还要幽蓝的颜色,在细雨中盘桓几时,也算尽得“小七孔”的游兴。赶到“大七孔”时,已经是午后。但午后也有午后的好处,上得谷中,游人正在陆续返回,我们的行程才刚刚开始,天地空间顿作宏大起来。“大七孔”山大水大奇石多,沿依山小径一直向峡谷去,远看大石桥,近看小瀑流水,石蹬浓荫,奇峰在顶,偶有栈道和石桥,风趣浓浓,一边是屏风似的

(作者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李济深故居,一段历史的窗口

常荣军

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李济深故居前,仿佛站在一段历史的窗口。梧州的历史沿革、人文地理、掌故传说,拥向眼前耳畔;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烟云,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戏中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事件,革故鼎新、折戟沉沙的人物,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新纪元,一帧帧的次第展开……梧州,物华天宝、地杰人灵之地,扼浔江、桂江、西江,自古便有“三江总汇”之称。作为广西东向的大门,一江西江水由此向东,滋润着南粤大地。据说,粤语、粤菜和岭南文化的发源与梧州还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梧州素有“千年古郡、百年商埠、绿城水都”之美誉。历史上留下了多个第一,如,中国历史上的汉代“岭南省府”,明代第一个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三总府”所在地,第一个孙中山纪念馆等,还有龙母庙、骑楼街、金龙巷等众多名胜古迹,“六堡茶”“双钱龟苓膏”等也名闻遐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气引领一方人。梧州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孕育了东汉末年佛学家、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车子,明末名将袁崇焕(一说为广东人氏),清末首任铁路大臣关冕钧,著名民主革命家李济深,中国当代三大武侠小说宗师之一梁羽生等。李济深先生为广西近代以来的李宗仁、程思远、梁漱溟、白崇禧、黄绍竑等,形成了桂系蔚为大观的历史风云人物。

近代以来,清朝王朝日趋式微,不断发生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事件。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咄咄逼人,大有蚕食中国之势,致于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或者面向西方,“以西方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或者再入象牙之塔,穷经皓首,向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寻找救世良方。一时间,可以说新旧杂糅、歧说丛出,中西交汇、风云激荡。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青年才俊,不仅思想十分活跃,而且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挥洒才能的机会和平台。直奔历史发展规律去也好,剑走偏锋也好,甚至成为历史的绊脚石也好,不论一路向前,还是又回到原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都是那一段历史的一部分,都是那段历史抑或是经验、抑或是教训的一部分。

李济深先生,字任潮,1885年11月生于苍梧县大坡乡料神村一个家道衰落的书香门第之家,1959年

去世,享年74岁。在国民党内,曾任国民革命军铁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陆军上将等要职,是军界实力派代表人物和元老之一,人称“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5年11月,杨尚昆同志在纪念李济深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评价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在李济深故居李先生坐像后方墙壁上,题有八个大字:“民主垂范,晚节可风。”称李济深先生晚节可风,可谓妙言要道。“晚节可风”,是林伯渠同志对李济深先生的评价。李济深先生晚节可风也离不开青年、成年时代的心路与行迹。据说,15岁时曾有马姓算命先生说李命里有富贵。李济深先生故居存有他一首五言以明志:“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青年以后,李济深先生离家从戎,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38年,在为抗日救国奔走、抗争之中,赋诗明志:“风驰电掣赴邕宁,为着元戎电请行。万孔千疮家国事,可能尺寸为苍生。”

李济深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执掌后方两广军政大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时,身为国民党大员的李济深也愿身其间,成为他一段“深感内疚”的经历。当国民党取得国家政权,彻底背叛孙中山先生、倒行逆施后,李济深先生与蒋介石关系破裂,分道扬镳,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和抗日战争。痛定思痛,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更加珍惜之后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合作和亲密朋友关系。“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

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决裂后,李济深先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联名国民党内部反蒋实力派及民主人士发动福建事变,与中共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拥护中共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断彰显出“可风”之处,并为正义、正直、爱国人士所推崇。正如他在1947年3月发表的《对时局意见》中回顾所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不应消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

清末民初,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党争不断,到国共两党阵营分明,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万水朝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李济深先生一身经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走过了一个在不断向前中有短哲曲折,同中国共产党由陌路人、两个阵营,最终到互为援手、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志的道路,得到了一个光荣归宿。所以,在1948年5月5日,远在香港的李济深先生领衔各民主党派人士致电毛泽东同志,表示完全赞成中共中央“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表示:“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企企。”在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货船上,李济深先生写下了一段1949年新年献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

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1959年10月国庆节后,李济深先生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国庆后写兴》:“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言为心声,行为言表。李济深先生用诗歌与行动,表明了他“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与信心。

参观李济深故居,浏览陈列器物,品读题词及所录李济深先生诗作,“迢迢步履兰渚,感物怀古人。”感慨系之:李济深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李济深先生走过的路,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不断前行的一个范式。一滴水、一条小溪,汇聚起来,就能成为奔腾向海的黄河、长江;一个人的奋斗,一个人的志向,汇聚到中国共产党周围,就能成为磅礴的力量和现实的成就。处今观古,处静观动,谨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实为各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的历史经验总结和金玉良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一言难忘 ④

在读书中探寻生存智慧

朱永新

1毫米的努力也好,只要努力的人多了,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坚持努力,一定会成长。请大家也不要轻视“1毫米的努力”。

——(日)长谷川和广

长谷川和广是日本一个传奇性的企业家,曾经帮助2000余家企业扭亏为盈。他的《萧条中的生存智慧》在日本也是畅销书,先后再版了24次,被日本读者评价为实用度满分。这本书选择了他关于企业经营与人生哲学的论述130余篇,这段文字是其中的第104篇。“1毫米的成长”的典故来源于日本原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加茂周担任日产球队教练时提出的“1毫米作战”战术。当时,日产球队与其他球队的差距非常之大,而且不是一般大,是相差“好几公里”的大。但是,加茂周要求队员“每个人要1毫米、1毫米地成长”。他认为,一个球队由11人组成,每个人成长1毫米,11个人就会成长11毫米,只要不停努力,就会不停止成长。他们就这样1毫米1毫米地成长,积少成多地成长,14年后,终于成为1988—1989年赛季三冠王的球队。是的,无论是

个人还是企业,或者是其他组织,只要不放弃点滴的努力,就会不断地有点点的成长。1毫米地成长虽然微不足道,但无数个1毫米地成长就不可小视。任何成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有“1毫米作战”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永远不放弃成长的努力。

当你开始感到丧失自信的时候,请你先罗列出自己的优点。细小之处也可以,不要胆怯,大胆写出来。养成这样的习惯,会让你发觉你比自己想象的更有才。

——(日)长谷川和广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对于缺乏自信的人来说,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在自己的心中溃败了。长谷川和广发现,在许多千疮百孔的公司里,很多人都缺乏自信心,都会对自己做出过低的评价。不管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彪悍,内心却被严重的自卑感禁锢着。所以,他帮助企业走向复苏的第一步,就是“完全击碎他们的自卑感,让他们彻底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何在”。其实,自信心往往是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差距形成的重

要原因。缺乏自信心的人,往往就失去了进取的精神,失去了成长的勇气。而拥有自信心的人,就会相信自己,就会不断努力。对于缺乏自信心的人来说,不妨用一下长谷川和广的方法,好好罗列一下自己的优点。扬长才能避短。把每个人的潜能、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就会无往而不胜。

运气真正让人恐惧的是,对于被运气左右的工作结果,当事人却误以为那是自己的实力所致,反之推断亦然。

——(日)长谷川和广

我们许多人都很喜欢有一个好运气,这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长谷川和广先生却认为,运气是一个“挺恐怖的东西”。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那些不走运的人来说,本来完全可能打胜仗的战役却一败涂地,因为意想不到的情况而失败、受挫,“被不走运光顾的人失去信心,缩着肩膀,佝偻着腰背,因此更会给周围的人一种‘失败者’的印象。”这是由于运气而怀疑实力。而对于那些运气好的人,也容易把成功当做是自己的实力得来的,“由此变

得傲慢,小看了工作本身,然后吃了不少苦头。”很多人由于过早幸运地获得了成功,导致他们慢慢地放弃奋斗,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成就,碌碌无为,晚年无比寂寞。这是由于运气而高估实力。所以,长谷川和广先生强调:运气绝对不是—种实力。他主张,“不管如何,都不能把受到运气左右的结果带到下一个工作中去,必须要学会做了断”。其实,运气总的来说应该还是好事情,只是,我们不要把倒霉的事情归结于运气,那可能是我们实力不够,或者努力不够。运气,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也不要把好运气归结于实力,那可能只是我们真的很幸运,许多比我们实力强的人没有赶上这个运气。所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